

文学人物 与 历史人物

——刘恩铭历史小说评论选

宁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一片春花

——《努尔哈赤传奇》序……………端木蕻良（ 1 ）

以审美眼光艺术地把握和表现历史

——论刘思铭的历史小说创作……………李忠昌（ 5 ）

历史高度与艺术真实的有机结合

——评刘思铭的历史小说……………马清福（ 23 ）

在白山黑水间崛起

——读历史小说《努尔哈赤传奇》

……………单复（ 38 ）

为民族英雄立传 谱传奇小说新篇

——评长篇小说《努尔哈赤传奇》

……………王建中（ 41 ）

历史生活与现代意识的碰撞

——读刘思铭的《努尔哈赤传奇》随想

……………吴秀明（ 51 ）

神田信夫盛赞《努尔哈赤传奇》

……………〔日本〕神田信夫（ 56 ）

历史的再现与艺术表现的新收获

——读《努尔哈赤传奇》……………栾俊林（ 57 ）

一代天骄的壮丽画卷

——评长篇历史小说《努尔哈赤传奇》

.....唐耀华 (67)

用具有民族特色的创作写出具有特色的民族

——评长篇历史小说《努尔哈赤传奇》

.....李忠昌 (78)

一枝红梅出墙来

——喜读《努尔哈赤传奇》.....郭锋 (85)

为民族英雄塑像

——读长篇小说《努尔哈赤传奇》

.....王世烈 (89)

《努尔哈赤传奇》后记.....刘思铭 (91)

《皇太极》论

——长篇历史小说《皇太极》序

.....李忠昌 (95)

真实形象的历史画卷

——《皇太极》读后.....刘黑枷 (107)

引人欲读的佳作《皇太极》

——兼论作家刘思铭历史小说创作

.....蒋必达 (110)

《张学良将军》与现代新历史小说

.....吴秀明 周天晓 (115)

小说与历史的分野和同一

——读刘思铭的长篇小说《张学良将军》

.....钟林斌 (125)

评刘恩铭长篇新作《张学良将军》

.....王建中 (136)

祝贺《张学良将军》一书出版

.....卢广绩 (140)

刘恩铭新作《张学良将军》

.....王禹时 (141)

谈长篇小说《张学良将军》的创作

.....金河 陈言等 (143)

《张学良将军》后记.....刘恩铭 (145)

作家、评论家、国内报刊论刘恩铭创作选萃

.....蓝翎 张炯等 (149)

白山黑水的期待

——访中年作家刘恩铭

.....连兴 黎照 (156)

访历史小说作家刘恩铭

.....〔香港〕《大公报》记者 鄂干 (160)

他要写出东北历史的全貌

——记《努尔哈赤传奇》作者刘恩铭

.....《辽宁日报》记者 张大威 (163)

编剧余墨

——谈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的改与编

.....刘恩铭 (165)

当代历史小说创作要创新

.....刘恩铭 (171)

以现代意识表现历史生活

.....刘恩铭 (174)

历史小说创作管见

——1986年5月21日在全国当代历史小说

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刘恩铭 (177)

一片春花

——《努尔哈赤传奇》序

端木蕻良

以文艺的笔法来为努尔哈赤作传，这本身就是很有意义的事。因为它在揭开历史的帷幕，使过去的历史，再现于我们面前。这不是使时光倒流，而是证明文艺可以超过时间，所以才能使人类亲历流失的过去……

我对清史没有研究，这绝不是客气，实在如此。但是，从小就常常听到有关努尔哈赤的种种传说，而且多半是外祖父讲给我听的。他很亲切地把努尔哈赤称作“老罕王”，他说的时候，就好像亲自跟着努尔哈赤一样。于是，在我脑海里，便出现了一位老猎户的形象，他踏着“靰鞡”，背着“背夹子”，手持弓箭，身佩腰刀，在开荒斩草，在拉弓射箭，在万马奔驰前飞腾……

努尔哈赤几乎用了四十年的时间，统一了女真各部，这是他在我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只有统一，才能发展生产，才能作有效的权力分配，使今后职守有责，百行兴起……

努尔哈赤于1587年，在二道河建造的老城，《太祖实录》记载说：“筑城三层，启建楼台。”现在，据考察者说，遗址犹存，也“不过是几间砖瓦结构的平房而已”。实

际上。这就是努尔哈赤发迹时代的军政司令部。

明朝禁止铁器输入到少数民族手中，有的少数民族使者在朝见时，请求皇上恩赐一只铁锅，直至把头磕破，也未获得。努尔哈赤先是用土产换取关内的铁，后来开始“炒铁”

（即用炒锅炼铁）开发金银矿，提倡养蚕纺织，开荒、牛耕，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多立集市。用蒸晒法，使人参可以长期保存，利于交易，用它来扩大物资交流，并且开始制律（法治）。从经济、政治、军事等几个方面，都开创了新的局面，这才有了“国政”概念的产生。

努尔哈赤在他建立的第一个城的内城中，便建有城隍庙、文庙、关帝庙、娘娘庙等。这些遗址，告诉我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吸收汉族文化。我去年到兴城时，见到城里建有一座很大的“文庙”，一直保持到今天，还是比较完整的。兴城是袁崇焕的驻军地，孔庙很可能是明代修建的。但是，清人不但没有毁掉它，而且和北镇的山神庙一样，都列为崇祀。闾山、兴城等地，都是努尔哈赤崛起的地方，可见他制定的政策，是吸收汉族文化的。这对他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后来在皇太极、顺治、康熙等一连串的措施中，逐步取得主要地位；他的子孙甚至发明了“招旗”的办法，来打破种族界线，采取“镶旗”的决策，扩大军事组织。使军政合一，生产合一，争取到时间和空间的有利条件。

刘恩铭同志的看法很对。努尔哈赤能建立全国性政权，不是一个偶然性问题，也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努尔哈赤长远的政治目光，和他吸收多民族的

文化，应该在我国史书上着重指出来。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不愿研究自己。对自己的历史，也是先入为主，人云亦云。我年轻时，读萧一山写的《清代通史》，他把康熙叫“玄烨”，雍正叫“胤禛”，只是觉得读了很不方便，不愿再读，并没有再去探索些什么。后来，看书比较广泛了，首先对康熙大帝有些想法、看法，认为康熙对女真族的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是起到决定作用的。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应该上溯到更前些。也就是说，在努尔哈赤心目中，就已经看到这种前景了。努尔哈赤的崛起，毫无疑问，在政治上，和民族政策上，对祖国都有很大的贡献。

现在，刘恩铭同志花费了数年的心血，沿着当年努尔哈赤征战过的地方，到处探寻、收集，查阅了大量资料，写出了这部长达四十多万字的《努尔哈赤传奇》，为我们伟大祖国历史文学宝库，增添了财富，是应该祝贺的。刘恩铭同志知道我年老多病，又有长篇创作压身，不可能匀出更多的时间来仔细阅读他的这部作品，便把压缩本及其他一些资料寄给我，要我写篇“序”。我和他不在一地，没有机会交换意见，我想，我们各自说出自己想到和看到的，也许更有意思，所以，便不揣冒昧的动笔了。

我看了责任编辑同志的意见，感到出版部门是很认真的，在肯定一系列优点的同时，也指出了一些不足之处。经过作者的精心修改，定会有明显的提高。

有人说，写长篇，即使人物形象不太清楚，但堆集起许多有趣的故事来，也能取胜。

我不欣赏这种见解，也不想提出任何论证，我只是想，写长篇，或历史长篇，一气呵成，固然是好，但一蹴而就，也不应该是唯一的途径。

我们都知道，巴尔扎克对他正在排印的作品，还在边校边改；莎士比亚的戏剧，就我们目前通行的版本来说，在维多利亚时代，就已经受到多处删改了。我国对流传下来的传奇、小说等等，所以出现了“版本学”这一门学科，不也正说明这一事实吗？

所以，我认为《努尔哈赤传奇》付印，确实是件喜事。如果有不足之处，仍可继续改写、补充，使之更加完美。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愿望，也是时代的要求。我国伟大作品，正掌握在现代中青年作家手中，这不是什么童话，而是可以看到的一片春花了，

1985年2月4日立春日于北京

以审美眼光艺术地把握和表现历史

——论刘恩铭的历史小说创作

李 忠 昌

通览中国小说史，就不难发现，史传小说是中国小说家族中的嫡长子，它是文与史相交合的产儿。在小说的族谱里，史传小说与宗法社会的世袭制同构对应，一直居于正宗嫡传的地位，成为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主脉。追踪循迹，不仅源远流长，久传不衰，而且峰峦迭出，代不乏人。当今文坛，虽标新立异者蜂起，但沿其余绪，又起高峰者亦众。且不说在法国拥有几百万读者并被译成150种译文的《昂热利克》，也不说荣获诺贝尔奖的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走》，仅就中国大陆文坛近十年相继面世的60多部历史长篇，70余部历史中篇，以及数以百计的历史短篇来看，则实绩卓著，令人刮目。在历史小说创作的群芳园里，《努尔哈赤传奇》和《张学良将军》是两株为观赏者交口称誉的新花，其作者，就是中年作家刘恩铭。

作为沈阳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的刘恩铭，是以历史小说的创作步入文坛，成为后起新秀，跻身于著名历史小说作家行列的。近十年来，他笔耕不辍，共发表作品240万字。其中，《努尔哈赤传奇》《张学良将军》两部长篇历史小说，以其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鲜明的地方特点，浓郁的民族气派，赢得了

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的好评。著名的作家、红学家端木蕻良庆贺《努尔哈赤传奇》“为我们伟大祖国历史文学宝库，增添了财富”。“我国伟大作品，正掌握在现代中青年作家手中，这不是什么童话，而是可以看到的‘一片春花了。”（端木蕻良：《努尔哈赤传奇·序》）国内清史研究知名学者周远廉称赞：“此书文彩异常，情节生动，内容丰富，读后感人。”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神田信夫在给刘恩铭的信中说：“您把努尔哈赤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再现在我的眼前，使我倍感亲切、感动。”辽宁大学文学教授钟林斌认为：“能否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下，创造出血肉丰满、神气灌注的张学良将军形象，是这部小说成败的关键。我们欣喜地看到，刘恩铭没有使读者失望”（见《芒种》1989年第6期）。历史小说评论家吴秀明和周天晓在《〈张学良将军〉与现代新历史小说》一文中，从正负向效应的分析入手，指出“现代新历史小说的作创，不啻是一种冒险行为”，刘恩铭将目光毅然绝然地投向张学良题材。“从更深的层次上看，主要恐怕还是对自我的艺术自信力不自觉地作了一次显现。……明知其难却偏要迎难而上，这就是倔劲。光凭这一点，刘恩铭也要让我们刮目相待。”而且，其创作的总体效果是“以历史和审美的双重眼光来观照张学良的一生。因此，它的实践也基本上达到了美感与历史感交融的艺术效果”，“小说自此取得了一种浮雕般的艺术效果。”（《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3期）

由此，我们说刘恩铭的历史小说创作，无疑是成功的；它为以后的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经验，带来了生机。那么，这些经验和启示是些什么呢？

一、以当代意识在史与美的统一中选择题材反映历史生活

我们知道，在学术研究领域有不少难解的谜，关于历史小说(含历史剧)创作中的历史真实问题，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桩难以了结的历史公案面前，一边是无休止地争论，一边是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的不断问世。因此，我怀疑这种争论的意义到底有多大？我们只要稍稍正视一下古今中外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实绩，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成功与否，关键并不在于对历史的忠实程度，而全在于以审美的眼光观照历史，并艺术地把握和表现历史，进而创造出形象的历史来。用我国古代大批评家金圣叹的话来说，即“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读第五才子书》)换言之，历史小说姓文而不姓史。虽然有强调“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刘鹗《老残游记》第十三回评语)甚至要求“博考文献，言必有据”(鲁迅语)，“班班可考，创一事实不得”(李渔《闲情偶记·词曲部·审虚实》)的“求实派”，但也有“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鲁迅《故事新编·序言》)甚或只将历史作为“挂小说的钉子”(大仲马语)的“求虚派”。表面看，两种主张大相径庭，然而却殊途同归，即在求美上合一。不信，看看“七实三虚”的《三国演义》和虚多实少的《水浒传》，便可了然。

这样，我们在探讨刘恩铭的历史小说创作的经验和启示时，注意力自然不去追究他是实派还是虚派。但首先值得指出的是，他选择努尔哈赤、张学良作为小说的主人公，特别

是仍然健在的张学良将军，这自然会碰到一个经受史实和现实检验的难题。张学良将军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传奇式人物，而且还有几十万言历史著作《张学良将军传略》、《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个民族英雄的悲剧》相继出版。同时，近年来张学良将军的老友旧部回忆文字屡屡见诸报端，在海内外兴起一股“张学良热”。很显然，这对创作既存在有利的一面，用吴秀明的话来表述，即所谓“正向效应”。因为“历史小说里的人物性格，在读者的脑里，大约是已经有一半是建筑好了的，作家只须再加上一点修饰，就可以成立，并且可以很有力的表现出来。……有了这一个先入观念在脑里，然后去看小说，那么不必细细描写，作者就能给读者一个很深印象。”（郁达夫《历史小说论》）然而，辩证法又提醒人们，事物的发展变化，福祸相依的，在有利之中也有不利的因素。一是作者由此而生往往是惰性，只是把历史人物的具有传奇意味的经历联缀，再上一点修饰，不敢随意驰骋想象，肆意挥洒点染，从而限制了作家的艺术才华的尽情施展。也正由此，人物虽与史实相吻合，但与史传无异，难以引起读者的审美性趣，从中得不到审美享受。这作为艺术作品的历史小说，就是失败的。吴秀明称之为“负向效应”。这正应了中国古代批评家的一个著名命题：画鬼容易画马难。对于刘恩铭来说，写张学良将军不是勉为其难，而是知难而上，是一种创作的欲望、冲动、自觉。正如刘恩铭在《张学良将军》的“后记”中说的那样：“我出于对张学良将军的敬佩”，并在“有意搜集有关张学良将军的历史文献，走访当年与张学良将军共事及生活在一起的老人，从张将军亲属、朋友、部下、乡亲的口述

中，亲身体味这位英雄的品德、为人、思想和情操。同时，常听常记，常看常写，日复一日，张学良将军在我脑海里就形成了一个呼之欲出的文学形象。”《张学良将军》的创作实践，证明刘恩铭具有超越“正向效应”的能力，又有克服“负向效应”的素质，他能“将表现对象纳入正确的审美机制中用美的眼光予以观照。这方面，早于刘恩铭之前，历史巨片《西安事变》已为我们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有益尝试”。

“《张学良将军》的创作，坦率地说，于此当然有不少弊端可挑，但是作为一部传记体的长篇小说，我们认为它还是紧紧扣住了传记文学这种显然有别于其他文学样式的独具的审美特性。通读刘恩铭这部作品，我们看到的‘历史’不像影片《西安事变》所呈现的那种历史横断面，张学良也不是在这个时间片断里的一次性格曝光。作者笔触所投，是张学良整个的一生。他是以历史和审美双重眼光来观照张学良的一生。因此，它的实践也基本上达到了美感与历史感交融的艺术效果。”

（《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3期）

我们在谈到刘恩铭以当代意识选择题材时，有一个对当代意识的理解问题。可以说，古今中外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都存在一个作家的当代意识问题。这种当代意识既是创作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无论是选材还是作品的倾向，抑或是作家主观情感在作品中的隐现，都受制于当代意识。当代意识是指作家的主体意识的当代性，而决不是指作品中人物的当代化。刘恩铭没有把努尔哈赤作为当代英雄来塑造，他只是三百多年前的历史英雄。就是说，努尔哈赤的英雄品格不是靠拔高，而是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改革进

取精神选择题材。他是站在历史的高度俯瞰和回顾历史，把努尔哈赤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一位名标青史的英雄来塑造的，再也不是因民族偏见而被贬损的落后野蛮的“努酋”形象。刘恩铭把握住了野蛮与强悍、愚昧与淳朴、落后与民俗的界限和分寸，所以这位满族英雄勇武而不蛮横，粗犷而不凶残，严厉而不跋扈。虽大肆渲染铺陈征战杀伐，大书特书努尔哈赤毫不留情地砍下骨肉亲戚的脑袋，但是出于正义和全局，不是自相残杀而是罚赏鲜明的大义灭亲，不是刽子手的残忍，而是政治家的果断。相反，代表腐朽的明王朝，为维护其统治，却对少数民族进行灭绝人性的镇压屠戮。在这里，读者为形象所感染，在审美过程中，与作者发生了心理情感上的共鸣，其连结或沟通渠道，恐怕正是作者的“当代意识”。在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是判断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的标准，并由此推导出清入关取代明不是正义进步之举。刘恩铭不为这种渗透着民族偏见成分的说法所囿，以形象的力量向人们揭示，一切事物均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朱明王朝已不是洪武年间，清朝也不是光绪年间。况且积极进取向上的满族，在长期与汉族的交往杂处过程中，学习汲取了汉族文化的先进东西，而曾拥有先进文化的明王朝已是行将就木的僵尸。因此，无论是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还是从历史本身，都在说明清取代明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在作品中，刘恩铭是以对比的手法，写出了努尔哈赤的不满现状，积极进取、大胆革新，虚心学习，努力向上，同时，在字里行间透露出明王朝从上到下“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理情绪。袁崇焕虽有才能、才干，但大厦将倾，独

木难支。作者在热情讴歌袁崇焕的英雄壮举中，是满怀着敬仰之情的，但又何尝不是爱莫能助，空为其扼腕。读者也在看到大明王朝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中，从感情上恨明而不恨清。这就是一种艺术的征服力量！

难能可贵的是，刘恩铭没有将自己的主体当代意识硬挂到人物形象的名下，而是以艺术的手法将其转化为作品的灵魂。虽说刘恩铭在历史小说创作上，基本偏于“求实派”，把握住了历史本质真实是孕育美、创造美的重要条件，但毕竟不是唯一的重要条件，所以他又不为“言必有据”所束缚。他是在历史生活与现代意识的撞击中，以其所迸发的火花点燃灵感之灯的。努尔哈赤及周围人们的喜怒哀乐，都是在基本史实和传说的基础上，按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驰骋想象，进行美的创造的。所以，这部作品能打动人心，给人以美的享受，不在于是否忠实于史实的程度，而在于作家以当代意识选择题材，从史与美的统一中，运思结构，遵照美的原则和规律所建筑起来的一座艺术大厦。读者看到的是形象的历史而非历史的形象。

二、以主要历史人物为中心，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与细微心理情绪的统一中多角度刻画人物性格

文学史是人类的情绪史，也是一部形象化了的心灵史。而各种文学样式在表现人的心理情绪中，各有自己的突出特点。诗歌以含蓄精炼为本，戏剧以矛盾冲突见长，小说则以塑造人物称世。那些名篇巨制之所以不朽，主要是为艺术形

象画廊增添一个乃至几个生辉的典型人物形象。刘恩铭的历史小说为人们所称道首肯，就因为他至少为我们塑造了两个令人难忘的典型文学形象。我想，一个作家，终其一生，能为文学宝库增添那怕是一个典型形象，也就无愧于读者，无愧于作家称号了。

既然是历史小说，又是写已在人们心目中占有一定位置的历史英雄人物，就草率不得，更不能望风扑影的胡编乱造。在这一点上，刘恩铭是有心理的和创作的准备的。他不满足于抚顺、沈阳是他生活、工作的地方，也不以这里是两位英雄的家乡、能听到有关传说故事为有利条件。而是从萌生创作欲念之日起，就开始留意于有关材料的搜集。他“跋山涉水到努尔哈赤当年生活、创业的地方，实地考察”，“翻阅了二百多册书籍，看了近二千万字的历史资料，研究了明清时期的正史、野史。在考察中，行程数千里，广泛搜集了有关努尔哈赤的传闻轶事，熟悉了努尔哈赤当年活动地区的地理风貌”（《努尔哈赤传奇·后记》）。这种求实精神和认真严肃的创作态度，在《张学良将军》的创作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只要看看该书对张学良一生所经由的驻地（沈阳、北戴河、天津、北京、西安、南京、溪口、贵州、台湾等）社会、地理环境的准确描写，就会一清二楚了。这里不单单是个创作态度问题，因为对于历史小说家来说，这一切都是生活，是创作的第一源泉。

虽然说这种创作准备是直接关系到作品成功与否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然而毕竟还不是创作的本身。“它需要作家进一步对历史、素材，加以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整理，然后经过艺